

文学作品选

(1982)



请交换

惠民地区文化局编

1.1.1.1
60

文学作品选

1982



地区文化局编

B 032550

目 录

小 说

三全的家事·····	魏洪坤 (1)
台阶·····	高发友 (12)
月亮在云朵里穿行·····	王炳华 (20)
辛付全醉酒·····	韩曰岐 (33)
母爱·····	王东池 (42)
牛老憨·····	杨述行 李品三 (53)
车站·····	杨金富 (63)
送·····	李德俊 (74)
酒友·····	李 明 (83)
肖金茂的烦恼·····	王永俊 (86)
兄妹·····	庞金元 (97)
东方欲晓·····	孟凡明 (106)
主人·····	徐艳娥 (115)
家务事·····	孙伯吾 (124)

诗 歌

青春，在滨州聚会

呵，黄河·····	玉 禾 (130)
送（外一首）·····	肖 为 (132)

谜（外一首）	雪 松（136）
雨后的田野	岳可平（138）
路灯……在晃	胡 琴（139）
云（外一首）	张秀丽（140）
向往	小 燕（142）
小河旁的蒲公英（外一首）	梅 村（143）
脚印	安春云（146）
矿区交通车	张亦国（147）
初冬，第一场大雪	赵培光（148）
门槛	王瑞红（150）
犁	高 岩（152）

国 风

田野秋曲（四首）	燕 松（154）
表姐	柳 笛（156）
老农（外一首）	张迎军（158）
小道	玉 泉（160）
两地情	肖 芦（161）
让我包吧，老哥	小 林（162）
河滩情思（二首）	王玉民（164）
我是大海的女儿	刘 娟（165）
我长大了（外二首）	蔡淑琴（167）
点棉花	武金鹏（169）
秋实	李志连（170）
秋	陈 江（171）
沙发	王 昕（172）
泥土上的勋章	杨荣寅（173）

望（外一首）	丁海螺（174）
庄稼的话	舒荣光（175）
钻塔素描（二首）	张家琪（176）
秋夜	耿雨河（177）
柳编姑娘	李 月（178）

大学生诗选

拍照	李 丽（179）
那句话	邱德洪（181）
春雨（外一首）	程 波（182）
草地，有一对青年	迎 春（184）
呵，黄昏	晓 波（185）
夜，属于我	刘新军（186）

散 文

琴心	玲 玲（187）
刺槐花	高 嵩（190）
长城的声音	相玉珍（192）
晨曲	刘洪华（195）

评 论

谈《荷塘月色》的朦胧美	黄悦新（196）
谈电影《小街》的结尾	陈 鹏（200）

三全的家事

魏 洪 坤

一

“你王翠花也太不讲理，为了那么几句话值得吗？”壮汉子三全这样说自己的媳妇儿。

刚才吃早饭，翠花盛饭。盛得太满了，他吮着粥，埋怨道：“看你，连饭都不会盛！”

声音有点大了，王翠花心里受不过：“我说你是咋啦，啊？我从早晨起来就忙饭，做下不是了！你看你坐下就吃，不顾老不顾小的，还红口白牙说人，不嫌臊吗？”

三全两口儿不打架，不吵闹，和和睦睦，你敬我爱，是这一带有名的。可今天三全是从坡里刚回来，累得有气无力，骨头散了架似的。他本来心里不好受，加上翠花当面表功，捎带着别人的不是，火了：“你是见我不发火着急呵！老子也不是早晨起来就上坡忙吗？我拚死拚活地干，供养你，倒数落起我来啦！”三全说话带气儿，把碗往桌上猛一搁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那热粥溢出碗沿，流了半桌面。

没想到这几句话戳痛了翠花的心尖子：

“拍拍胸膛问问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你忘了从前啦！才吃了几天饱饭，就撑得这样！”

三全因为父母早亡，婚事是在丈人家办的，婚后，并在

丈人家住了几年。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。在这当口，翠花这几句话，无疑是火上加油。三全一时火起，说了绝情话：“王翠花你甭整日叨念这些！今日我跟你算算帐，花的钱，吃的粮食，穿的布，欠你娘家多少，我还多少！”

“三全没良心，翅膀刚硬，就辱没我家。钱，东西能还，我问你，人能不能还？我跟你四年啦，没受罪，也没享福。整日伺候你，担惊受怕的，也不容易。”

说到这里，翠花一阵心酸，转身撩开门帘，跑进里屋呜呜哭起来。

三全在外间，隔着门帘儿，大吃大喝，权当没吵架那样。盛饭时，故意让勺子碰着锅沿。

当他吃饱，正想抹嘴起身的时候，见媳妇胳膊窝挟着红包袱，从里间走出来，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去。

三全没想到翠花发这么大火，见她脸色那么苍白，有心追上去，又觉得有点儿那个。等他若无其事地走到大门口时，早看不见她了。

他妈的女人，心就象针鼻儿，三全站在门口，又气又恼，白白发恨。

二

王翠花伤心地走着。她步履沉重，心头思绪翻滚。

倒退六年，她二十岁的时候。那年的一个春天，她这个娇生惯养的独身闺女，挎着篮子去村北的小河畔打草。天气晴朗朗，微风暖融融。野草儿，野花儿，正鲜嫩，茵茵地铺了整片河坡。清清的河水，悠悠地流着，在拐弯的地方，打

几个旋儿，又潺潺地流去，就象是和人开玩笑似的。她就在这新鲜的充满青草气味的氛围里，她佝偻着身子打着草。正起劲的时候，传来一阵歌声。那嗓音很嘶哑，粗壮的音调与歌的内容很不协调：

我是公社小社员，
手拿小镰刀呀，
身背小竹篮哎……

她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去，见一个高高的小伙子，挥鞭放羊。他穿得破破烂烂，不合时宜地头戴蔑片破笠。她只知道他是邻庄的，偶尔见过几面。可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到底是哪个庄。

他赶着羊群向这边拢过来，时不时地呵斥着头羊。见头羊顺从了后，便又不管开头结尾地唱起那支歌子。

她听了“格格”笑起来。

那小伙用手推推苇笠，狐疑地问道：

“你笑啥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笑你哩，都多大了，还‘小社员’‘小社员’的。”

他手不住地摸挲着扬起的光光的下颏：“你笑话吧！这还是我念初中时学的哩。”

她不笑了，问道：“你也上过初中？”

“念过，可只读了半年。写自己的名儿，将就着写得下来。”他还有点儿得意呢！

“你为啥不读到底呢？”她又问。

“……我爹娘都死了，跟着哥嫂过……就没读完；家里穷，实在供养不起……”他说着拉下脸来。

她听着，觉得眼圈儿有点儿发热。

这期间，几只羊围着不远处的草筐，吃得起劲。她见了，“哎呀”一声跑了过去。可是，晚了，一只羊扯着筐里的草，听见喊声后，猛一拽，草筐便顺着陡的河坡，骨碌碌滚到了河水里。

滚下去的草筐，慢慢随水漂移着。她急了，站在河岸上跺着脚。这是她劳累了一上午的结果呀！

那小伙跑过来，摔掉鞋，边缩裤边说：

“你再急，我、我这就去！”

他下去了。水正好没过膝盖。蹚出不远，就抓住了筐。想必是浸了水的草筐很沉，他弯着腰，提着筐系，发出“吭哧”“吭哧”的声音。那草筐淌下成串的水珠，撒在河坡上。

“谢——”她还没说出下一个“谢”字，就被他打断了：“甭谢，这叫自做自受。应该的，谁叫我的羊——哎，我的羊呢？”

在很远很远的那边，一群羊隐隐约约散在河坡上。他急了，蹬上鞋就蹿。跑出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：“哎，你受受累吧，草摊在地上晒晒就行——我赶羊去啦，队上的羊不能丢！”说罢，朝羊群的方向继续跑去。

他的裤腿湿了半截，迎风跑去，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响声。不知为啥，她感到浑身冷飕飕的。

第二天，她又去河边打草，见那个小伙儿又在放羊，便招呼道：

“喂，小社员过来，听见了没有！”

他过来了，红着脸：“哎，你叫我什么？跟你说，我叫

三全，可不许你给人起外号。”

她当时“格格”笑起来，故意连叫几声。可他并没有拿出什么法儿能兑现“不许”的规定，只是窘得脸通红。那时的王翠花第一次感到生活的快乐。

以后，她有空儿总是去河边打草，碰见三全的时候总是说阵话儿。她渐渐地感到。见不着他时，心里是那样发急地要见他；见了感到是那样的拘谨、不安，可又希望和他多待会儿。天知道，地知道，那澄清的河水、那嫩嫩的青草野花知道，为了头羊不跑开，有一次她悄悄地把一把草送到头羊跟前。

她明白了自己产生了怎样的感情，她有点儿惶惑、有点儿害怕，甚至有点儿莫名其妙的羞辱感。当她摆脱了自造的纠缠后，想到他是个老实人，可以托付终身的时候，她俊俏的脸上又显示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过了些日子，她按捺不住把心中的秘密，说给了母亲。母亲又传给了父亲。经常为没儿子感到痛苦的父母答应了，允许他为女婿。尽管都知道他是个穷小伙子。在他的一再请求、毫不改变的坚持下，不算倒插门。不过，父母的条件是，结婚后，把户口迁来和常住娘家的闺女一块过日子，等以后老家情况好了，再把户口转回去。

就这样定了，过了两年后，她成了他的媳妇。那时谁不说她长得俏，招他做女婿谁不说是一枝花插在牛粪上。无论外头怎样风言风语，她从没动摇过。

原认为就这样住下去，谁料到分田责任制头一年，他就把户口迁回了老家。时隔一年，他带回的不光是一个贤慧的媳妇，而且还带回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。现在是回家的第

三个年头了，该享受一下舒舒服服的甜美日月啦。谁知三全变了，他没了从前的顺从憨厚，就象心里憋着口气，老想着在你身上找个借口，发脾气。上坡收工回来得早盛好饭碗，端到饭桌上给他凉着；家来了除去吃饭，其他活儿连管都不管，横草不会拔拉成竖的。坐吃等穿，整日就象个县大老爷似的。难道忘了，你的媳妇是怎样地瞧人家的白眼，听人家的没热气儿的笑声。刚才三全的话，大大伤了她的心。这些日子，到底谁养谁了谁，还用争辩吗？你没良心的，说这话也不嫌牙疼！

王翠花既悔恨自己为啥看中他，又伤心曾经憨厚老实的男人为啥变得那样快，她边走边想，红肿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。弯弯的乡道上，不知撒下了她多少泪珠。

三

王翠花住娘家，已经四天了，一去没回。眼下正是大忙季节，棒子吐出花红线后，急需施肥。棉花开花结铃，今年粘虫特别严重，得二、三天打一遍药。棒子撒槌前的施肥要紧，一遍水过后，正是时机。施化肥这话儿，两人干最合适，一个人在前掘窝，一个人在后抓肥。这时节的棒子叶已不再鲜嫩，边沿儿快得象刀子。一不注意，会毫不留情地给你一“刀子”。既便是不出血，也会凸起一道血印子。三全一个人在玉米地里忙活着又累，加上天热，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。

坡里活紧，在家又吃不舒服。三全一下子变得黑不溜秋，不象个人样。他终于撑不住劲了。

我为何这样呢？有老婆给做饭、给铺热被窝。再说我又没和她打架评理。吓，不就是为了那几句话吗！跟她呕气犯得着吗？对，叫她滚回来。

三全胡乱地擦了擦自行车，找了身干净衣服换上。一路上骑得飞快，车辐条撒下活活泼泼的银光。

他进了丈人家的大院，就象进了冰窟。那惯熟的哈巴狗刚想摇着尾巴凑上来表示亲热，被丈母娘一脚踢出老远。三全顾不得面子，硬着头皮往屋里进。见老丈人坐在太师椅上，便搭讪着问：“爹，你这阵儿挺好啊？”

随着进来的翠花娘接过话头：“好啊，没有一项不好的。有我那闺女伺候他，啥事儿也都挺顺当。咳，如今呀还是儿女爹娘心连心，怪不得都说十指连心呢！”

做为当事人，三全最能体会那活儿的韵味。他自知说不过精明的丈母娘，便想引开刚刚开了头的话头儿：

“爹，这里活儿干完了？”

没等翠花爹开口，丈母娘又抢在头里：

“咳，俺这两个老不死的，多少还能干点活儿，加上俺那闺女，活儿还不算紧。这样正好，人家养不起她，娘家还养得起。”

三全窘得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子。翠花娘不甘就此罢休，又说道：“三全哪，如今过富了，家业也值几壶醋钱了。再请个丫鬟才是，让她给你做饭，给你舀碗盛饭，给你缝缝补补。说实话，养媳妇不如养丫鬟，那样你摆摆谱儿，拿拿架子有人领受……。”

“娘，你说的哪里话！”三全打断丈母娘的风凉话。

“我说的哪里话？是你家的话！三全哪，今日咱把话说

在明处，你不是要还我钱吗，我不要了。我权当给了要饭的。你不是不愿养我闺女吗，我也不叫我闺女回去了”

翠花娘声音儿高高的，说得很绝情。

“娘，你扯远了……。”

“哎，甬娘不娘的，从今日起一刀两断！”说到这里，她拿起一把笤帚扫起地来。

三全看了看闭眼养神的老丈人，只得退出身。就这样窝囊地回去？他似乎有点儿不甘心。走到大门口，他突然回过头来，扬声道：

“哎，我说躲着的人，我走啦！”

其实，他不知道翠花在不在家。他是说给老丈母娘听的。这等于告诉她：我和你闺女好着呢，感情深着哪！你老东西甬乱插杠子！

四

再说王翠花在娘家。起初，她恨三全恨得咬牙“咯吱咯吱”响。可渐渐地，她想起与三全在一起的甜蜜日月来。她骂自己“没志气”，好几次也不起作用。她掐算着来娘家的日子，想着家里的碎事儿，坡里的活儿，心里急得要命。与爹去坡里棒子地施肥，在热的发闷的棒子地里，她想着自己的男人，单个人在地里施肥的情景，她的念情尤为强烈。和爹爹去棉地打药，她想着以前自己挑水，男人打药，两人紧密配合的情景，心里更是如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有时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：我到底为啥来娘家呢？为那几句话吗？

那天，三全来时。她在西厢房透过窗纸洞儿，看那瘦黑的面孔，蓬乱的头发，她心疼地咬肿了手指。听了三全说给她的那句话，她暗暗地伏在被单上哭了。她愿意回家，可娘早把绝情话儿说了，看样子一时转不过弯来。自己硬回家，怕伤了老人的心。所以她只盼着碰过壁的男人多来几次，那样外表凶、内里善的母亲就会让她回家。可从那次来后，一连过了三天，没见男人的面，她骂三全：你个该死的，就这么薄情，才分开十来天就忘了人啦？

第四天头午，王翠花在大门前洗衣裳，听见一阵急促的车铃声，忽见自己的男人从一条胡同里拐出来。

她心里一喜，赶忙起身，以示迎接。可是近了，三全连瞅都没瞅她。翠花的脸腾地红了，心里骂道：“该死的！”便随后进了院，躲进西厢房。她见儿子正酣睡着，想把他叫醒，上前认认“爹”。可一想，不妥，便坐在窗前支起耳朵听着。

那只哈巴狗准确无误地向院中主人报了信。

翠花娘迎出来，一见是三全，便拉长了脸，站在门口中央：“哟，是三全，咋有闲心来玩呀，有啥事儿就说吧！”言里没丝毫“请进”的意思。

三全知趣，站在原地没动。他今天来，是为了说一个理儿。看他那不慌不忙的神情，有条不紊的动作就知道是经过认真的“战前”准备的。他对堵着门口的丈母娘说：“娘，你就再说这样的话刺我了。我知道，伤了您的心。……以前，您帮我成了亲，给我吃、穿，这是真事，我忘不了您。……可就是为了这心里难受。我是个男子汉，一想过去这事就脸红。娘，您说怪不？说实话，在以前我就立下恒心，非让人家说是我养的老婆孩子不可。现在，好政策真是让我盼到

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娘，实处讲，我确实也不对，当时发了火，伤了她的心，也伤了您的心。这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来一是给您赔情道歉，再就是领翠花回去。”

说完这番长得出奇的话，三全自己也感到奇怪，自己的口才何时变的呢？他仔细观察丈母娘的神情，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

谁知翠花娘是南墙根下榆木疙瘩，死不开窍：“三全哪，这回又让我扑空了。我闺女虽是小户人家的孩子，你不看重，当娘的我还看重呢！”

三全听罢丈母娘这番话，朝西厢房望了望，又看了看冷冰冰面孔的丈母娘：“好吧，我走！”

三全虽不象第一次那样恼恨得心里发痒，可毕竟有点儿不痛快。当他垂头丧气地来到自家门口，推开大门，想把车子搬过门坎时，就听见身后猝然响起一串清脆的车铃声。

他诧异地回过头，见是自己媳妇儿喘着粗气，骑着自行车来啦！

三全拉下脸来，其实他心里乐得不得了。

翠花站在门外，扶着车把不过来。稍等了片刻，翠花开口道：“哎，院里那喘气的，给我搬过车子去！”三全迟疑了阵，沉着脸，将车子搬过门坎。

回到屋里，翠花从车兜里拿出件衬衫，摔到三全怀里：“看你那样儿！”

五

晚上，小两口紧挨着躺在炕上。俗话说：“新婚不如久

别。”隔了这十来天不在一条炕上睡，翠花还有点新鲜呢。她喜眉喜眼地，侧过身对三全说：“哎，你睡了吗？”

三全没吱声。翠花用脚蹬他。

“你干啥！？”三全猛地吼一声，吓了她一跳。

这下子气坏了翠花，憋得呼呼直喘粗气。

三全知道坏了事：“嘿嘿，吓着了吧，胆小鬼！哎，把这话儿也对你娘说去！”

翠花一子醒悟过来，伸出胳膊扯三全耳朵：“叫你坏，叫你坏！”

“哎哎，手下留情！”三全被扯疼了，狗屁不道地用了句戏文，“请小娘子高抬贵手，暂且饶小生一回。”

惹得翠花“格格”笑起来。

台 阶

高发友

早晨，电铃还未响，我们的高厂长就上班了。他眯着眼睛，仰坐在软吞吞的沙发上，用他那粗粗的手指，一把一把地挠着犹如铣床铣过的亮脑壳。才四十岁的人，就过早的谢顶了。

他抓了半天头皮，好象若有所思，忙回头对我说：

“你去把这批新学员的档案拿来我过过目，好吗？唐太宗有句话说得好，‘君子用人如器’咱可不能埋没了人材啊！”

厂长这样注重人材的伯乐精神，很使我感动。我快步向外走去。

新学员的档案拿来了，高厂长忙欠起身来，从上衣兜里掏出眼镜架在鼻梁上，开始翻阅。我泡好了一杯茉莉香茶递过来。

高厂长毕竟是高厂长，他的工作效率也同样高：三十名新学员的档案眨眼之间就看了二十九个。他端起保温杯，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花，轻轻呷了一口又放下，拿起最后一份看了看，油光闪闪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他问我：“这李芊芊分到哪个车间去了？”“李芊芊？”我重复了一句，大脑立即象火车轮子飞速旋转起来，很快把李芊芊这名字掂量起